



海风里的归处

初夏的烟台，晚风中裹挟着湿润的暖意。晚饭后，我牵着妻子、孩子的手走进了烟台大学。

早就听说过毕业季前夕校园里会举办跳蚤市场，这天真让我们遇上了。我们穿过西北门，越过几栋静谧的教学楼，阵阵熙熙攘攘的声音愈发清晰真切——操场之上，一场热火朝天的旧物集市正铺陈开来。

摊位一个紧挨着一个，错落有致地铺展在操场的四周，上面摆满了泛黄的旧书、老旧的台灯、插线板等，甚至还有几把落满岁月痕迹的吉他。三三两两的学子或席地而坐，或坐着小马扎，热情地向我们推销着。我蹲在一个摊位前，翻开一本泛旧的《传播学教程》，书页边角留有原主人用蓝笔标注的学习重点，旁边的硬纸板上写着带着惊叹号的四个大字：“给钱就卖！”孩子在摊位间不停地穿梭，撞见心仪的小玩具、旧绘本等便满眼欢喜，我们顺着他的心意悉数收下。

看着这些承载着青春记忆的物件在年轻的面孔间传递，听着摊主们一边吆喝一边闲谈校园日常、离别期许，我的思绪不禁被这充满烟火气的夏日交响乐拉远，眼前熙攘的人群渐渐与尘封的旧日光影重合。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与这个校园的缘分，其实早就埋下了伏笔。

我曾在莱阳的军营服役，妻子自烟台大学毕业后远赴青岛烟台工作。我们决定组建家庭时，曾原计划是留居莱阳还是返回莱阳。为寻觅一处安身之所，我们辗转跑遍了城阳、莱阳、福山等地的各处楼盘。看房的奔波里满怀期许，又夹杂着现实带来的焦灼。最终，我们把目光锁定在了房价相对亲民的福山区。

可每当夜深人静时，妻子总会轻声提起烟台大学——那是她青春里最温柔的注脚，是毕业多年仍会在梦里重逢的海边校园。她说起三元湖的垂柳、钟楼倒影里的晚霞、孺子牛旁拍过的合影时，眼里便会漾起比海水更明亮的光。我懂她的执念，那不仅是对母校的眷恋，更是对一段纯粹岁月的深情回望。

2017年，我从部队转业到莱山区工作，妻子也来到芝罘区工作。福山的房子虽承载着初建家庭的温暖，却让我们在漫长的通勤路上消磨了太多心力。当“在烟台大学附近安家”的念头再次浮现时，我们没有丝毫犹豫。这一次，不仅是为了解决交通的困局，更是为了成全妻子心底那份未竟的情结。搬进新居的那天，妻子站在阳台上望向远处的海岸线，轻声说：“以后每天都能去烟台大学转转了。”她的声音里藏着多年的期盼，像一粒种子终于落进了适宜的土壤。

从此，烟台大学成了我们闲暇之余去得最多的地方。我们常从西北门缓步入校，抬眼便能穿过校园里笔直的观海路，掠过东大门，看见夕阳把海面染成金色，听涛声与校园里隐约的书声交织成曲。在校园内，孩子总爱在操场上踢球、奔跑，或在茂密高大的松林、柳林、杉树林中玩耍，笑声伴着涛声、海浪声，飘向远方。妻子会指着三元湖畔的钟楼，讲起当年和同学在湖边晨读的故事，那些年轻的面孔在记忆里依然鲜活。我听着，仿佛也走进了她的青春，触摸到那段被海风浸润的时光。

烟台大学的美，从不是刻意的雕琢，而是自然与人文的浑然天成。春日的玉兰举着皎洁的灯笼，夏日的梧桐筛下斑驳的光影，秋日的银杏叶铺就金毯，冬日的操场银装素裹。四季流转，每一步都踏着诗意，每一眼都藏着故事。而比风景更动人的，是这里弥漫的气息：清晨，海风掀动书页，晨读声与涛声和鸣；深夜，自习室的灯光与渔火对望，少年人的坚守与热忱，在沉沉的夜色里静静散发。“守信、求实、好学、力行”的校训，早已融入校园的每一寸土地，化作师者甘为人梯的坚守和学子笃学不怠的奋进。

如今又是毕业季。望着跳蚤市场上那些抱着行李箱的身影，看着他们眼眸中闪烁的对未来的憧憬和眉宇间凝结着的对校园的眷恋，我总会想起妻子当年的模样。她也曾怀揣梦想走进烟台大学，在海风的滋养下汲取力量，而后揣着母校赠予的行囊，奔赴前路山海。她常说，烟台大学教会她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向海而生”的勇气：面对生活的风浪，要像大海一样包容；追逐心中的梦想，要像朝阳一样炽热。这份精神，早已成为我们家庭的底色，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为我们撑起一片辽阔的天空。

有时我会想，是什么让我们如此深爱烟台大学？是推门见海的浪漫，是三元湖的温柔，还是孺子牛的坚守？或许都是，又或许都不是。真正让我们沉醉的，是这里承载的情感与记忆：它是妻子青春的见证，是我们小家的港湾，是孩子成长的乐园。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生活与理想的平衡，感受到了城市与校园的同频共振。

暮色渐浓时，跳蚤市场的喧嚣慢慢归于平静，我们牵着孩子走出校门。身后的校园亮起灯火，化作一颗温润明珠，静卧黄海之畔。海风依旧，涛声不息，那些关于青春、关于家、关于梦想的片段，都在这一刻沉淀为心底最珍贵的宝藏。

牵着妻子、孩子的手，我忽然觉得，所谓归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有海风吹旧梦，有书香伴新人，而我们，恰好就在其中。

哲理小簿

三苏父子尽贤良

网上浏览，知晓59岁的“高考钉子户”梁实将第30次参加高考。尽管社会上对其“大学梦始终萦绕心头”的执念颇有微词，但必须承认，年纪再大也有高寿权。再说，“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同是梁姓，梁灏82岁能中进士，谁又能说，59岁的梁实一定不能“实现上大学的心愿”？

梁实广为人知，是因其“屡败屡战”；梁灏被写进《三字经》，可不仅仅因为中过状元，而是因为“父子状元”。梁灏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中状元，其子梁固则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中状元。这对“父子状元”为中国历史所仅有，于是，民间便流传了这副对联：“是父是子同作状元千载少，为卿为相流传历代一门多。”

不过，细心的人一比较就会发现，梁灏中状元时的年龄，不可能是高寿82岁时，一定是《三字经》弄错了。确实，只活了42岁便暴疾而逝的梁灏，中状元的实际年龄是23岁。

像这样的失实，《三字经》里还有多处。比如，常常被用来鼓励人们读书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两句。

苏老泉就是北宋文学家苏洵，他与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苏洵科举蹉跎，转而“自托于学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他屡试不中，不是读书不精，而是当时流行追求浮华的“西昆体”，他的文风与此格格不入。后来，因为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年龄渐长，他把心思用在培养两个儿子身上。

古代读书人一般从稚童开始，就进乡学、族学或私塾接受教育。寒窗苦读期间，学子们要将圣人经典倒背如流，要一遍遍地做“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之类的文章，才有可能一朝登第。苏洵酷爱读书，对两个儿子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轼

60多岁被贬谪海南时，还梦见父亲当年督促自己读书的场景：“夜梦游童子时，还梦见父亲当年督促自己读书的场景：‘夜梦游童子时，还梦见父亲当年督促自己读书的场景：‘夜梦游童子时，还梦见父亲当年督促自己读书的场景：’今乃粗及相柱初。”苏辙回忆与兄长苏轼一同读书的情景时也说：“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

在父亲的悉心培育下，苏轼、苏辙自幼才华过人。嘉祐二年(1057年)，兄弟二人同时参加科考，分别以第二和第五名中进士。宋仁宗看过他们的策论，大为自豪地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同时参加科考但第三次落第的父亲苏洵，也在自嘲中不无骄傲地写下《登科诗》：“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显然，苏轼、苏辙兄弟能成为大家，绝非偶然，与苏洵的教子有方有密切的关系。苏洵注重个性化启蒙的育儿方法，从其给两个儿子的取名中，即能感受到。

何为“轼”？何为“辙”？若有人不解，我建议去读一读中学课本中的《曹刿论战》，其中提到的“轼”与“辙”，有助于今人理解苏轼、苏辙名字的含义。文中道：“(鲁庄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现代考古发掘证实，古人车上的“轼”，是车厢前方的一根横杆，其顶端略高，被插在车厢的两端，横过来的中部正好用于乘车人手握，以维持平衡。而“辙”就是车辙、车印。

苏洵通过观察，发现两个儿子有着不同的个性，长子外向、敏捷、奔放，次子内敛、缜密、沉稳，于是分别以“轼”“辙”名之。苏洵在《名二子》一文中，专门谈了自己如此取名的道理。他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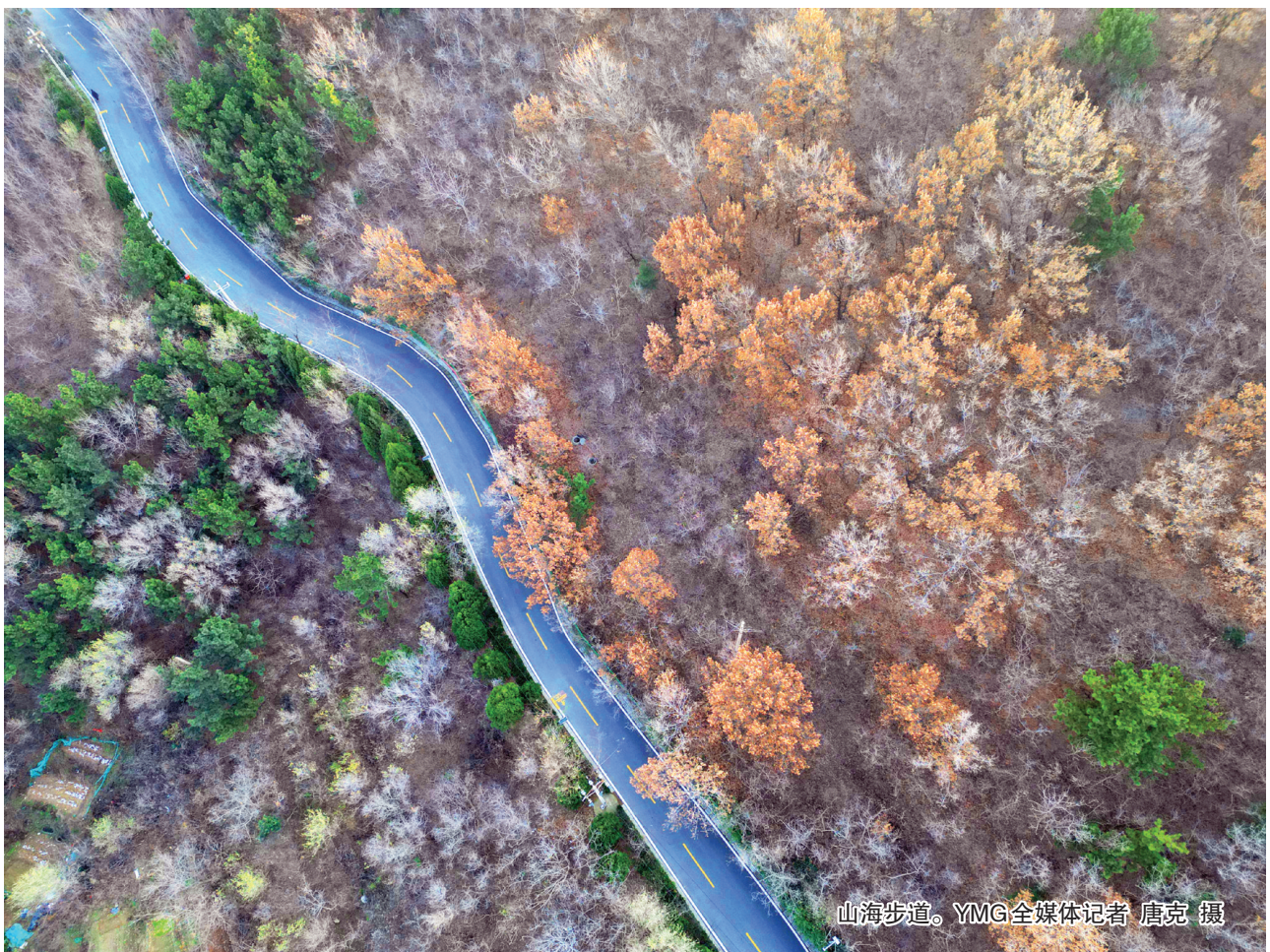
之不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

苏洵认为，轼看似可有可无，但如果去掉它，车就不再完整了，为人当如车轼，虽处于显要位置，也要懂得掩藏自己，避免锋芒过露；辙是车轮碾过的痕迹，对车子来说，功过祸福都与车辙无关，而人若能避祸也能让功，便可安度一生。

苏洵把对儿子性格的了解，以及对他们未来的期待，都凝聚在了名字上。苏轼性格外露，苏洵担心他口无遮拦，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苏辙性格沉稳，相对让其放心。后来，苏轼、苏辙的人生境遇，证明了苏洵的先见之明。

除了因材施教、重视品格培养外，苏洵还特别善于和他们相互切磋，展开思想交锋。关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证就是父子三人创作的《六国论》。苏轼撰文，着重分析六国能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六国久存源于秦士”。他说：“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皆以养客之，不失职也。”苏洵和苏辙则立足于论述六国灭亡的原因，但父子对原因的分析迥然不同。苏洵认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他的重点是借此批评宋朝用土地贿赂契丹、西夏的不当行为；苏辙则认为六国的灭亡，在于分崩离析不团结：“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三人完成作文后，互相批注，在辩论中共同提高。

苏洵的教子有方，在宋代即受到赞扬和肯定。宰相韩琦赞叹：“时名谁可嗣？父子尽贤良。”其实，何止宋代，“唐宋八家，三苏独占其三”，迄于今日，依然是家庭教育的好教材。



山海步道。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心香一瓣

陈世锦

岱王山登高记

清晨推门远眺，岱王山满目青松翠柏，层层叠叠宛如绿毯铺展在眼前。辽阔长空映衬连绵青山，气象雄浑开阔，踏入此间便远离尘世喧嚣，恍入世外桃源。山间峰峦叠嶂，林木幽深，历经岁月洗礼，草木葱郁，清韵入心，令人神俱畅。

我已步入古稀之年，依旧钟情于登山揽胜。于我而言，登山是强身健体的乐事，更是修身静心的修行，既可排解俗事烦恼、开阔胸襟眼界，亦能在山水之间寻得内心安然。每每动身启程，心中满是欢喜与热忱。步履轻快从容，探幽寻趣兴致盎然，一如少年顽童，满身蓬勃朝气。

漫步山海步道，转瞬踏上蜿蜒曲折的登山石阶。抬眼望，山势巍峨雄峻，如巨人昂首挺立，气势磅礴；流云悠悠漫卷，驱散薄雾，天地清明纯净。路旁青草凝着晶莹晨露，在晨光里熠熠生辉。山野草木繁茂葱郁，遍地野花迎风含笑，苍松翠柏临风舒展，尽显山林盎然生机。林间飞鸟翩跹穿梭，婉转啼鸣不绝于耳，放眼皆是诗情画意的山野盛景。

醇厚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草木幽香、泥土质朴、生灵朝气，皆是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登山途中，时而穿行幽深密林，时而绕行丛生荒草，步步亲近自然，静享山野闲趣，仿若与青山默契谈心。

行至山谷低洼处，一脉清泉自山腹深处涓涓流淌，经年累月汇聚成澄澈溪流。当地百姓感念山林厚德，就地取材垒石为井。古井形制规整，井口直径约50厘米，井深一米二有余，井边平整砌砌卵石，还配有严实井盖，前来取水之人皆自觉盖好，同心守护这一方山间灵泉。

井水清冽见底，天光云影、青山翠树尽映水中。此泉源自深山腹地，水质纯净甘甜、凉润爽口，当地人亲切唤作山泉水。每日前来取水者络绎不绝，逢人多之时，便静心等候泉水沉淀充盈。一位常年取水的老者直言山泉水是居家泡茶、日常饮用的佳品，言语间满是感恩。

岱王山养育一方乡土生灵，山中一草一木、一溪一泉，皆是乡民心中的珍贵念想。它是老一辈人苦难岁月里的生存依托。上世纪60年代物资匮乏之际，百姓纷纷进山采摘榆钱树叶、挖掘野菜过日，藏饥饱，采挖药材补贴家用。青山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艰苦过往，承载满满的回忆。

顺山路继续前行，距山泉古井约两百米处矗立着一座高

压铁塔，恰好是登山路程的三分之一处。山间开辟三百余平方米的平坦空地，围设雅致木栏，铺设实木地坪，摆放休闲桌椅，清幽舒适，可供行人驻足休憩、养精蓄锐。

一路拾级而上，沿途繁花愈发繁盛，微风轻摇，风姿绰约。峡谷两侧群峰高耸，云雾缭绕山间，缥缈宛若仙境。我沿悬崖侧畔的羊肠小道谨慎前行，步步沉稳。纵使汗水浸透衣衫，身心略有疲惫，依旧精神饱满，意气昂扬。

行至山路最陡峭险峻之处，我凝神敛气，足踩石缝，稳扎马步缓缓挪动，一心奋力向上攀登。历时一小时一十七分，我终于登上了岱王山绝顶。

岱王山海拔401米，东濒苍茫黄海，西接秀美塔山。伫立山巅，烟台城区、莱山全城风光一览无余。旭日东升之时，朝阳如赤玉腾空而起，万丈霞光铺洒沧海群山，波光映天际，层林沐晨光，万物焕发生机，山河丽景令人沉醉忘返。

此山又名岱王石，得名于山顶一方桌案状天然巨石。巨石高约80厘米，样貌朴实无华，却在地方史志中留有翔实记载。2009年经实地勘探发掘，证实此石是巨型岩脉外露的一角，历经千万年地质变迁深埋土中。悠远的岁月底蕴，为名山平添了几分神秘韵味。

岱王山下方山腰平缓之地，建有古朴雅致的老寿星广场。广场正中矗立着8.5米高的南极仙翁铜像，神态安然祥和。广场石阶皆由花岗岩精工砌造，周遭奇石错落罗列，形态万千，静静诉说着山林的千年旧事。雕像之下设有祈福殿堂，清幽静谧，引得无数游人驻足瞻仰祈福。

时代日新月异，古山再添新貌。今年4月30日，全长约2.9公里的岱王山隧道正式建成通车，一跃成为烟台市区最长的城市隧道。车流穿山疾驰而行，昔日险峻深山，如今畅通无阻。古老山林承载着岁月文脉，现代隧道联通城市发展，古韵风华与时代新风相融共生，见证着岱王山从古朴清幽走向繁华通达的沧桑巨变。

立于顶峰极目远眺，万里山河铺展成气势磅礴的自然画卷。东方朝阳破晓，霞光漫染云天；黄海浪潮奔涌，涛声悠远绵长；群鸟翱翔晴空，自在悠然；连绵青山蜿蜒起伏，气势雄浑壮阔。自古无限风光在险峰，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万般灵秀。此番登高望远，尽享岱王山古今风貌，胸怀开阔，心旷神怡，万般美好尽藏青山云海之间。

有很多人认识它，却不知道它有个诗意的名字。

我认识它的时候，正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那年，东山里的麦苗刚刚返青，藏在麦叶之间的它也由黄变绿，生出许多细长的叶子来。麦苗吸水长大，它也跟着长大；麦苗拔高，它也跟着拔高，还分出好多个细小的枝丫。可我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叫它“兔子头”。

“麦子开花了。”这是父亲从地里回来对娘说的话。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一大片争奇斗艳的花朵在麦穗上盛开，甚至从父亲沾满泥土的身上闻到了一股花儿的清香。我急急匆匆奔向村外的山坡，想要亲自看一眼麦子的花朵，闻一闻麦子花的香味。

麦子已经长得很高了，又尖又细的麦芒刚与我的肩膀齐平。我顶着高过麦穗的脑袋走在麦垄上，却怎么也看不到麦子的花。

我不停地在麦田里搜寻，如同一只蜜蜂在百草园里寻觅花朵。

在麦田的一角，我看到几片粉嘟嘟的花瓣，每五片围成一圈，镶嵌在一个个雕刻着绿色花纹的“小花瓶”瓶口。微风拂过，麦浪起伏，这些“小花瓶”也在颤巍巍地摇晃个不停。我知道这不是麦子的花，这是母亲和姐姐常说的“兔子头”。偌大的麦田里，“兔子头”以略低于麦子的高度隐藏其中，就如丛林里的一棵小树苗。

那天，我给它起了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名字——瓶子花。

有谁会想到，一朵绽放的野花，会把一个少年迷倒在麦田里。我不再寻找父亲说的那些麦子花了，我像一只灰色的野兔安静地趴在麦垄之间，瘦小的身板恰与麦垄的宽度一齐。

没有人能发现我的踪迹，但我抬头就能看见蓝天，看见闻香而来的云彩停留在麦芒之上；我能看见温和的阳光穿过麦芒和瓶子花的枝叶，将花朵的影子投射到我的脸上。我也能感受到突然的凉风的粗暴，它带走了云朵，带走了撒欢的蝴蝶和醉酒的蜻蜓，只留下麦子、瓶子花和昏昏欲睡的我。

麦子成熟的时候，我坐在父亲的独轮车上，蹭过后陡沟，爬上白头岭，再次来到这片麦地。一路上，我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气味，像麦香，又像瓶子花的香。不对，不该再叫它瓶子花了。老师说，那是麦瓶草，因为它与农田里的麦子相伴而生，果实呈花瓶状，人们才赋予它这个动听的名字。我想，既然凸起的“花瓶”是它的果实，那它成熟后，一定像田野里的灯笼果一样可以吃了呢？我问老师，老师没有回答我，茫然之下，我只能自己去寻求标准答案。

当我扒开麦田里那些曾经与我相互依偎的麦穗，找到那棵麦瓶草的时候，鲜艳的花瓣早已不见了，原来细长的瓶子肚变成了圆形。麦子渐黄，这些圆鼓鼓的小瓶子也变得古色古香，像一排排排满岁月的酒坛子。

好奇心驱使我将其中的一个轻轻捏碎。一声脆响，无数颗黑色的种子如霰弹般向四下里飞散，落在我的手心里的屈指可数。我摊开手掌，用指尖轻轻抚过仅剩的几粒种子，心中充满了疑惑：这么小的种子怎么能吃呢？一时间，我竟然因为那个单纯的想想法而局促不安，我大约猜到老师为什么没有回答我的原因了。

父亲的镰刀已在麦田里飞舞。明晃晃的镰刀过处，一排排麦子整齐地扑倒在地面上。眼看这些精致的小酒坛子马上就要跌落于父亲的镰刀之下，我迅速地把它们摘下来，回家后一一摆放在窗台上。

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会时常想起那个跪在床头上，望着窗台上的麦瓶草默默发呆的少年。

麦瓶草

街谈物语

惟耕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书评。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投稿邮箱：yrbzkb@126.com